

非凡气度

精英韬略

魅力人格

撼世情怀



ZHUOYUERENSHENG JIANZHENGZHONGGUO

卓越人生 见证中国

◎余玮 吴志菲 著

高端品质丛书

红色之恋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红色之恋

HONGSEZHILIAN

◎余玮 吴志菲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之恋/余玮, 吴志菲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1
(高端品质丛书)

ISBN 7-5034-1775-7

I. 红… II. ①余…②吴… III. ①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属—
访谈录—中国②军事家—亲属—访谈录—中国—现代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713 号

责任编辑: 朱 荔

封面设计: 龙龙书装·何世斌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 23 号 100811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邮编: 100076

装 订: 北京华正印刷厂 邮编: 100076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数: 204 千字

印 数: 1-5000 套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永
遠
向
前

張
全
景
題
詞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
张全景为《高端品质丛书》题词

登
限
生
志
向
未
来
所
有
之
品
质
一
月

文化部原副部长、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
贺敬之为《高端品质丛书》题词

目录 CONTENTS

“幸福母亲”王光美的家事与心事 1

王光美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批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12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一生大起大落，不禁让人顿生感慨，敬意油然而起……“一辈子不沾钱”的她晚年却为了钱操劳起来，豁达与开明是她成为健康老人的“通行证”。

王
光
美

站在伟人身后的“红色大姐”卓琳 22

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这与他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家，有一位温柔、善良、不断给予支持与帮助的妻子是分不开的——“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卓琳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

卓
琳

于若木：云绕秀木映夕阳 32

半个多世纪前弥足珍贵的三封信解开婚恋内情。说起陈云，于若木眉梢眼角含笑；说起营养学，于若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浑然忘却自己是一个高龄老人。在晚年，于若木忙忙碌碌，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紧张。有时候上午开会，下午还要会客。她所忙的事情和所接待的客人又大都同营养事业和全民健康有关。

于
若
木

先生级别的百岁大姐雷洁琼 50

一个世纪,对于一般人来说很漫长,而且可能要从史书中才能探寻到一个世纪里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但是,对于著名社会活动家雷洁琼来说,一个世纪便是自己已经走过的一段人生。在已走过的这部分人生里,雷洁琼将自己的命运与人民的历史连在一起,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妇女的光辉典范。

张洁清:玉洁冰清最崇“真” 72

现在,彭真逝世已数年了,但是在张洁清看来,丈夫仿佛依然在自己身边:家里到处可见张洁清和彭真大大小小的合影照片,她床头的挂历一直停在彭真去世的那一天,跟随彭真多年的老式双铃马蹄表的指针永远定在了1997年4月26日23时40分那个悲痛的时刻……时光匆匆,如长河流逝,冲刷掉一切浮华,却将一幕幕难以抹却的印象沉淀在老人的心底。

李莎:我选择真爱,我来到中国 87

李立三的一生是坎坷而多难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无数次人生磨难与挫折中,他始终拥有一份来自妻子的坚贞的爱情,这份来自俄罗斯的爱在残酷的政治考验中显示了它的珍贵和崇高。

“布衣夫人”陈琮英的红色之恋 103

从一出生就被定下终身,“童养媳”是她人生舞台的第一个角色。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她坦然面对降临在自己身上人生的这三大不幸。爬雪山,过草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这位“革命老大姐”一生的红色之恋。

傅涯激情追忆丈夫陈赓 114

1940年初夏,陈赓认识了文工团的傅涯,当即提出要交朋友,羞得傅涯满面通红,说你得让我考虑考虑。陈赓的第一封情书“发表”在墙壁,“巧遇”中撮合上一个“好人”。蜜月才过,主席亲点夫君上前线。战火纷飞的岁月,分分离离心相连。相濡以沫共磨练,患难相依情相偎。

杨炬与王树声大将的红色之旅 127

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没想到却在一个女医生面前吃了“败仗”，在猛烈的轮番“进攻”下，杨炬没想到还是被“俘虏”了，“一枝花”爱上了“大土包子”。

邓六金投身革命即为“家” 150

长征路上，作为女同志经受的除了生理上的特殊考验，有时还遭受莫名其妙的政治灾难。解放后虽担任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但大部分时间主要负责的还是幼教工作。无论是作为战士、妻子、母亲或者大姐，邓六金都是一位令人敬慕的、慈爱的女性。

永远的“红色大姐”刘英 170

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夏明翰、恽代英、张闻天……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马日事变、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文革岁月……一次次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一位拥有77年党龄的老人所相处的革命同仁、所亲历的革命事件。如今，这位“革命老大姐”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之旅，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李贞：从童养媳到开国将军 180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颇为曲折的婚姻生活，却至今鲜为人知。跟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她曾经三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鄂南秋瑾”钱瑛隐秘的革命生涯 191

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洪湖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位威震敌胆的传奇式女英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出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立党为公，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被人民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梅志:傲雪砺志伴风舞 203

胡风一生中有两个巨大的支撑,除了鲁迅再就是夫人梅志,梅志给了胡风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温暖。在晚年,生性淡泊、年事已高的梅志,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只要是事关胡风,并且身体情况允许,她也会破例参加。

王丹一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艾思奇 216

两人在延安举行了个“5毛钱”的婚礼,然而情真意重。王丹一珍藏的两封信函,便足以看出伟人与秀才之间交往的因缘。对于往事并不如烟的“杨艾”风波,王丹一看得亦重亦轻,一个个谜团在访谈中澄清。30年来,九死一生的王丹一为了一个寄托搬了9次家。

王光美档案盘点：

王光美，系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1921年出生于北平，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任北平辅仁大学助教、北平中央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翻译、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翻译、晋绥中央土改团团员、刘少奇同志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等职；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会长；出任过“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王光美近照

“幸福母亲”王光美的家事与心事

王光美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批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12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一生大起大落，不禁让人顿生感慨，敬意油然而起……“一辈子不沾钱”的她晚年却为了钱操劳起来，豁达与开明是她成为健康老人的“通行证”。

2003年11月24日,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诞辰105周年纪念日。这天上午,“刘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大会暨花明德育园开园仪式”在刘少奇故里、湖南宁乡花明楼隆重举行。王光美率子女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是王光美第6次回到刘少奇故里。

纪念大会结束后,王光美一行来到刘少奇故居参观。故居正堂屋的右边墙上,悬挂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照片。故地重游,睹物思旧,王光美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说“42年了”。王光美清楚记得,自己第一次随刘少奇返回家乡是在1961年5月3日。同样就在这间堂屋里,刘少奇连续召集各种座谈会,找公社、大队干部及普通村民谈话,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王光美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批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12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一生大起大落,不禁让人顿生感慨,敬意油然而起……

(一)一串红宝石项链背后的故事

在喧闹的北京市中心百灵寺友谊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建国后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串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可是,奈温总理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的羞辱与灾难。

1963年4月,刘少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柬埔寨等4国。出国前,外交部礼宾司特意给刘少奇与王光美订做了出国服装。出国访问期间,王光美穿着新做的旗袍,脖子上戴了一串在礼宾司借的珍珠项链,光彩照人,她那得体而高贵的形象赢得交口称赞。然而,王光美的出色也为她在“文革”中的遭遇埋下祸根。

在缅甸时,奈温总理选择在海滨与刘少奇会晤。两国领导人正式会谈时,王光美便来到海边散步,突然,她脖子上那条珍珠项链

断了,珍珠洒落到水里。后来,奈温送给王光美一串缅甸特产的红宝石项链,并说:“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王光美非常喜欢这串红宝石项链,在当天的晚宴上便佩戴上。虽然喜欢,王光美也就戴了一次,回国后便把这串项链上交了。

1966年,正当刘少奇全心全意规划共和国未来、日理万机工作之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还没弄清楚怎样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霎时就已经处在风暴中心,被宣布犯了“路线错误”,被迫“靠边站”,就连他的名字也成为一切罪名的代名词。

身处逆境的刘少奇,最感痛心的还是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共和国将走向何方。王光美记得,一天刘少奇说:“这样下去不行,我是不是该给毛主席写封信呢?国家要毁了,这不是搞马列主义,这是行不通的。”为丈夫担心的王光美接过了话头:“愈是行不通,你的罪过愈大,你不能再说了。”“可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刘少奇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震撼了王光美的心。两天后,刘少奇就路线问题直接向毛泽东主席请责,并请求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

为了保护这个家庭,不连累孩子,刘少奇曾让王光美和自己划清界限或者把孩子带走。但是王光美仍然坚贞不渝地爱着丈夫。那时,王光美与刘少奇都备有安眠药。一天,王光美拿着自己的安眠药瓶对刘少奇摇摇,平时很少说话的丈夫说了一句有份量的话:“不能自己做结论。”此后王光美就再没提“安眠药”这件事。

丈夫被打倒了,各种常人无法忍受的侮辱也强加在了王光美身上。“文革”中,有许多丑化王光美的漫画,其中有一幅说王光美让人用轿车送到清华大学校门口,然后从车后厢拖出一辆自行车,装模作样地骑车到清华园。事实是,“文革”前期,王光美到清华搞“四清”,她是副组长。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清华既远又不安全,但王光美又不愿坐小车,担心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当时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于是贺老总知道了这个情况,便从

军委安排了一辆卡车送王光美到清华附近,然后再骑车进入校园。更加令人发指的侮辱便由出访缅甸时,王光美穿的旗袍及奈温总理送的红宝石项链引起。1967年4月9日,造反学生把车子开进中南海府右街西门,闯进刘少奇家,将王光美押到清华大学批斗。在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造反学生把旗袍套在王光美身上,还极端侮辱性地给她戴上乒乓球项链。

这年7月18日早上,去中南海职工食堂吃饭的女儿平平 and 儿子源源匆匆跑回家里,告诉妈妈:“今天要在中南海里再次开批斗大会,批斗爸爸和你。”当时,正是百万人“围攻中南海,批斗刘少奇”的高潮,成百个高音喇叭日夜喧嚣。也许,意识到可能是诀别时刻,刘少奇拿出妻子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平生惟一的一次为妻子打点行李,而王光美只是默默、深情地注视丈夫,忍不住泪水涟涟。也许是为了缓解沉闷气氛,一向不爱说笑的刘少奇这时却说了一句笑话:“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傍晚,造反派冲进刘家,把刘少奇和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刘家。临别时,刘少奇对王光美轻声而坚定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深深地刻在了王光美的心底。

王光美夫妇见的最后一面是在1967年8月5日。造反派在中南海刘家院子里分别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已经被隔离的王光美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和丈夫是在同一个院子里被分开批斗的。造反派命令刘家的孩子也要参加批斗大会,他们还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预备在全国放映。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批斗会上,刘少奇和王光美被迫做出各种卑躬屈膝的姿式,让人拍照。刘少奇不时为自己申辩而被造反派用小红书抽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看到造反派打爸爸,孩子们都非常痛苦,但也很害怕,一个个都傻了。批斗中途暂停,王光美夫妇在书房喝水时才得以相见。接着批斗时,看到丈夫挨打,王光美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拉住丈夫的手,两人什么也不说,只是注视着爱人,使劲握着对方的手。没想到那一握竟是真

正的诀别。

此后,王光美在监狱里度过了12个年头。那时的王光美根本不知道日期轮换,只知道上午、下午、阴天、晴天。为了不让犯人逃跑,监狱的床都很矮,犯人在6平方米的小牢房里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天气热的时候,牢房只开上面两个窗户,底下两个窗户不开。尽管环境恶劣,王光美坚信“总有一天历史会还自己一个清白的”。

在监禁的后期,王光美被允许看报纸、听广播。而且,她很意外还能见到自己的孩子。开始,她有些顾虑,不知道见了孩子以后对他们后果会怎么样。但是负责看管她的那个人说,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孩子们探视时,看到妈妈由于长期不见阳光,背驼得很厉害,人还特别瘦弱,完全不是原来记忆中的那个母亲的形象了。在孩子们的嘴里,王光美了解到高墙外发生的巨变,不由得让她看到了希望。

1979年1月,王光美终于被释放;2月,中组部为她平反。九死一生的王光美却没能再见到心爱的丈夫——刘少奇已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80年5月13日下午,王光美和子女来到开封,先到开封市火葬场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并向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简短询问了有关情况,然后到刘少奇被关押的地方参观。关押刘少奇的房间是一个套房的里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刘少奇在此只住了27天就溘然辞世。王光美和子女们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刘少奇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再也控制不住感情而潸然泪下。女儿平平 and 亭亭扑倒在床上,抱着父亲去世前用过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泪下。王光美强自抑制心中悲愤,大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在郑州,王光美与孩子们见到装有亲人骨灰的骨灰盒——那是个小且普通的旧骨灰盒,盒上没有照片,放照片处嵌着写有“刘卫黄”3字的纸签。王光美沉痛地抱着骨灰盒,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

骨灰盒上,流下心酸的泪水……

这一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五中全会公报广播的那一天,王光美和孩子们都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她为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天而感到庆幸。5月17日下午3时,刘少奇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1万多名各界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会场上,许多人都哭湿了衣衫;而王光美在家里就和孩子们商量好,在会场谁也不许哭。邓小平致完悼词后,向王光美和孩子们走了过去,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是好事!是胜利!”全中国的人也在电视机中看到了这个情景,为之动容。两天后,王光美和孩子们护送着刘少奇的骨灰登上战舰,将他的骨灰撒入蔚蓝色的万顷波涛,完成了他生前的遗愿。

(二)心中有爱的她甘做丈夫的“烩饭厨师”

王光美与刘少奇第一次见面,还是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无意中制造的机会。那次,刚从北平来到延安的王光美随同事们去拜访朱老总,康克清提议他们一起去见见刘少奇。于是,王光美和同事们就见着了刘少奇,刘少奇对大家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和他们一一握手。送客时,王光美因为年轻,职务最低,于是最后一个与刘少奇握手。可能因为是最后一个握手对象,刘少奇与王光美握手时多握了一下。

其实,王光美与刘少奇最初的缘份,可以追溯到自己参加革命前。那时,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王光美从一位地下党员那里得到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小册子她读了很多遍,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王光美也对作者刘少奇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让王光美没想到的是,自己在延安见到了这个作者,而且自己的一生都将与这个作者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像是真的有月下老人将红线系在了两个有缘人身上,以前素不相识的王光美和刘少奇,此后见面的机会却多了起来。刘少奇先后到王光美所在的单位参

观了两次,第2次他还顺带“参观”了王光美的住处。那时,王光美和另外一个女同事住一间小屋,作为装点,墙上还挂着相片。一段时间后,王光美换了住处,刘少奇又来坐了坐。

有一天,当时在军委外事组工作的王光美忽然得到通知,说刘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谈话。在一匹老马“向导”指引下,王光美找到刘少奇在枣园的住所。到了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刘少奇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梨子请她吃。于是,她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小刀,削起梨来了。这个北平来的女学生刀法很好,削整个梨的皮连在一起不断下来。刘少奇一看很新奇,说这是怎么削的,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也许,就是因为两人背景、各方面很不相像,才有吸引力。刘少奇倾心于王光美,而王光美对刘少奇则是崇拜和尊敬。在那时的王光美看来,刘少奇表达爱情的方式特别奇怪。一开始就“坦白”说自己岁数大,家里有5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有胃病,还有别的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工作忙,没有空余时间。可王光美觉得眼前这人虽然不浪漫,但的确是个非常实在的人。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让两人最终走到了一块。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和刘少奇在西柏坡结为终身伴侣。新婚当天既没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没举行婚宴,但使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机关的同志都到他们的住处祝贺,一起品尝由中央军委外事组的同志亲手做的喜庆蛋糕。

结婚之后,王光美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在与刘少奇共同生活的20年中,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工作了19年。作为一个满怀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在同刘少奇相伴的日子里,王光美希望丈夫多讲讲他的革命经历,使自己进步得更快些。可是,长期艰苦的奋斗生活使刘少奇逐渐形成了谨慎缄默、稳重沉着的性格,他从来不讲自己的光荣历史,还对妻子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我今后的言行了解我。”

在王光美看来,刘少奇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生都在用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亲属。结婚后,刘少奇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但作为政治秘书的王光美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给她的资料。平时,家里日常用品都按规定到供应站去买,从不搞特殊化。上世纪60年代初困难时期,为刘少奇服务的炊事员为了改善刘家伙食,领了夜餐补助,刘少奇得知后一定要退赔,他说,“我夜里是在工作,但白天睡觉了啊,怎么能领夜餐补助呢?”王光美还记得,为了退夜餐补助,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家里的伙食费每天得减少1/3,更别提改善了。

为使刘少奇专心致志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王光美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对他关心、体贴、照顾。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刘少奇形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就没有任何犹豫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以适应刘少奇的需要。她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政治秘书的本职工作,还亲自照料刘少奇的饮食起居。刘少奇一般在晚上12点后吃晚饭,通常都是午饭多做点剩下来,再倒进小锅里热一热,来个一锅烩。为了照顾厨师休息,这顿饭便由王光美来做。为此,王光美被家里人称为“烩饭厨师”。

在工作上,刘少奇对待王光美总像一位耐心而严厉的老师对小学生。王光美做错事了,他不留情面地批评;但遇到王光美做对事时,他却只点点头表示同意。刘少奇还明确规定王光美作为政治秘书的工作职责:替他看报告或转达同志们的意见时,哪些是报告原意,哪些是自己个人的意见,必须分清。他说:“在工作上,老婆的话应少听,党内早有教训。”这些话让王光美的自尊心颇受打击。然而,“文革”初期的一天黄昏,王光美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刘少奇说:“因为相互信任。”虽然丈夫惜字如金般地只说了几个字,可王光美的心情非常激动——政治上的信任,这是丈夫对自己最高的赞许!

在工作中,两个人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都要经过磨合一样,王光美与刘少奇刚结婚的时候也闹小别扭。礼拜六看电影时,刘少奇和警卫员一起去看电影,偏偏把王光美撂